

【元曲名家精品类编】

元曲，包括散曲、**杂剧**两种文体，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与唐诗、**宋词**



鼎盛时期的三座艺术高峰之一。**散曲**，是元代我国北方民间兴起的

天边残照水边霞

白朴卷

杂剧则是由散曲连缀组成的曲文，间杂以宾白（对话独白）、科介（动作），

专供在舞台上演出使用。元杂剧的出现，将古代戏曲的发展推入了鼎盛时期。

孙安邦 编著
李亚娜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4.72
8

I214.72
B138

【元曲名家精品类编】

天边残照水边霞

白朴卷

孙安邦
李亚娜

编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边残照水边霞:白朴卷/孙安邦等编著. —郑州:
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6.4

(元曲名家精品类编)

ISBN 7-80623-574-4

I.天… II.孙… III.①杂剧-剧本-作品集-
中国-元代②散曲-作品集-中国-元代 IV.I214.
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6466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	20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	10.5
邮政编码	450011	字数	159000
承印单位	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	印数	1-4000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	版次	2006年4月第1版
纸张规格	787毫米×1092毫米	印次	2006年4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7-80623-574-4/I·411	定价	1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白朴简介

白朴，字仁甫，初名恒，后改字太素，号兰谷先生。祖籍隰州（今山西省河曲县），金亡后曾寓居真定（今河北省正定县）。出身望族，其父白华、伯父白贲，均以诗文名世。生于金亡之际，六岁时金朝灭亡，遭遇丧乱，父随哀宗出奔，母被蒙古军掳掠。幸遇“一代文宗”元好问，携其与姐姐二人流寓聊城，寄居冠氏，长达四年之久。一生几次曾被人举荐，但隐居田园，拒不入仕。寄情山水十多年，游历大江南北，创作戏剧曲词，卓然大家。据《录鬼簿》著录，共有杂剧十五种，现存三种：《墙头马上》描写李千金与裴少俊的爱情故事，“清隽明快，俊美警拔”；《梧桐雨》绘演唐明皇与杨贵妃悲剧，“词彩典雅”、“雄浑高华”；《东墙记》描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性格，清新娟丽，质朴自然。另存有残剧两部：《流红叶》塑造宫女形象，刻画人物栩栩如生；《箭射双雕》描绘汉将李克用降伏周德威故事。其散曲今存四十首。他与关汉卿、王实甫、马致远并称“元曲四大家”。其作品独具特色，风格清新自然，浓丽俊美，在关汉卿之下，堪称“四大家之亚”。

编著者简介

孙安邦 山西汾阴(今万荣县)人。编审,客座教授,特聘研究员。原山西古籍出版社总编辑、山西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、国家重点文化项目《中华大典》工作委员会委员,省政协委员,民革省委副主任委员。现任大型文献丛书“晋人文存”副主编、山西古都学会副会长等职。著述、点校、评著有《山西古代文学家》、《一士类稿》、《康居笔记汇函》、《荀子》、《白居易集》、《元稹集》、《长生殿》十多种。主编有《汉魏晋南北朝隋诗鉴赏词典》、《民国笔记小说大观》、《全元曲》、《全元诗》等,并创办《中华戏曲》、《黄河文化论坛》丛刊,多次获国家及省优秀成果奖。

李亚娜 山西太原人。副主任医师、副教授,山西省政协委员,农工民主党省委常委、秘书长。编著撰写有《长寿秘诀·海上仙方》(点校)、《优生与胎教》、《醋的药用》、《中西部及其开发的忧思》等著作与论文。酷爱文艺、古典文学、写作、摄影,发表摄影作品多幅。

总 序

(一)

进入新世纪和加入 WTO 之后,中国的“和平崛起”已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浪潮。正如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所评述的:“中国的剧烈变化,只有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发展才可以比拟。”然而,中国不仅仅在世界经济、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,而且在提升经济、科技、军事“硬实力”的同时,也加速建设自己的“软实力”,即加速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底蕴深厚、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传统,向世界昭现其古老而富有魅力的东方文化,这是综合国力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,建设文化大国已成为我们“和平崛起”的既定目标。

中国是世界上惟一文化没有断代的国度,光彩夺目的中国古代文化令我们为之无比自豪。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脉和灵魂,而中国的传统诗词,正是汉语言文字的艺术结晶,是我们民族精神、人文道德、文化传统的载体,被推崇为“诗者,天地之心,君德之祖,百福之宗,万物之户”。其发展源远流长,充满活力,“一万年也打不倒”。诚如鲁迅先生所说,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。面对全球化的世界,只有认真挖掘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粹,打牢自己的根基,才能吸纳异国文化中于我们有用的东西,创造出源于传统而又高于传统的中华新文化,成为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。

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,河南文艺出版社高屋建瓴地推出了“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”丛书。新颖的视角,系统的梳理,独到的见解,加上精美的装潢,得到了专业人员的好评与广大读者的青睐。在这个基础上,该社的资深编辑王国钦先生,又策划并约我为

其主编一套“元曲名家精品类编”丛书,与之配套出版发行。

元曲,包括散曲、杂剧两种文体,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与唐诗、宋词鼎足并峙的三座艺术高峰之一。散曲,是元代我国北方民间兴起的一种口语味比较浓厚的、雅俗共赏的新诗体,包括小令、带过曲和散套;杂剧则是由散曲连缀组成的曲文,间杂以宾白(对话独白)、科介(动作),专供在舞台上演出使用。元杂剧的出现,将古代戏曲的发展推入了鼎盛时期。法国大作家雅克·潘帕诺先生在创作、出版过三部介绍中国的书之后,深有感触地说:“正如了解希腊悲剧才能大致了解希腊一样,只有了解中国戏剧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。”可见对于元曲(包括杂剧)的深入研究与挖掘,是振奋民族精神、聚合与弘扬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重要源泉之一,是加速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有力武器。因此,本丛书的策划、组稿与编辑、出版,显示了该出版社编辑、出版家们的远见卓识。

(二)

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贵族统治全中国的时代。疆域的扩大,经济的繁荣,各民族文化、音乐、语言的交流与融合,都催化了新诗体元曲的诞生,并取词而代之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:其一,元朝是由蒙古早期奴隶制飞跃进入成熟封建社会的。因而,封建观念较为松动,文化政策比较开放,宗教比较自由,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、儒教等一律平等并存,从而使长时期被封建礼教压抑、扭曲了的人性得到一定的解放;其二,元代从太宗九年(1237)到仁宗延祐二年(1315),近八十年间不设科举,使读书人失却了晋身之阶。当时,元朝把职业分为十个等级,即一官、二吏、三僧、四道、五医、六工、七妓、八戏、九儒、十丐。戏子(戏曲艺人)与读书人(儒),竟排在了娼妓之后,仅比乞丐高出一等。读书人志不得伸,于是,一部分人屈就于民间,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,在勾

栏、瓦舍里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。他们在这里备受尊重,被奉为“书会才人”或“书会先生”,他们“躬践排场,面敷粉墨。以为我家生活,偶倡优而不辞”。由于生活在最底层的社会里,感同身受,耳闻目睹了朝政吏治的残暴腐败,民族压迫者的骄奢淫逸;社会底层人们的遭际、觉醒乃至抵制、反抗,深深地感染着他们。于是,在他们笔下敷演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,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、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,成就了一篇篇元曲佳作,切切实实地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,反映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人们的苦痛、愤怒与抗争!正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在《宋元戏曲考·序》中所说:“唐之诗,宋之词,元之曲,皆所谓一代之文学,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。”曲学大师隋树森先生辑入《全元散曲》的作家有二百余人,作品有四千三百一十首(套);流传至今的元杂剧也多达一百六十余种。其中许多名篇名句至今仍脍炙人口,许多剧目至今仍屡屡在舞台演出,历久不衰!元曲作为“一代之文学”,就其题材的丰富多样,创作视野的阔大宽广,反映社会生活图景的鲜明生动,人物形象的丰满完整,语言的通俗泼辣等方面,均可与唐诗、宋词相媲美,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难得的一份宝贵遗产。

(三)

对于元曲的研究与挖掘,相对于唐诗、宋词的研究比较滞后。隋树森先生生前认为,对于元曲的研究有两方面的缺憾,一是“只做一般的研究”,二是“报刊上发表的一些评论或分析元曲的文章,谈思想者为多,提到作品的艺术性者比较少”。上世纪80年代末,我曾主编过一部《元曲鉴赏辞典》,由我国老、中、青三代一百四十余位专家、学者共同编写。该书收入元代二百余位曲家的七百四十五篇散曲、五十二折杂剧,逐一进行了深入的赏析,每篇赏析短文列为一个词条。隋树森先生看过后,十分兴奋,欣然为该书作

序,认为:“每篇赏析文章,作者直抒胸臆,语言隽美,风格丰富多样,像元曲一样绚丽多姿。”“这部别开生面的辞书……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元曲研究成果的荟萃……正好弥补了元曲研究的缺憾。”该书交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后,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,在北京一连三个月列在图书销售排行榜的首位。我与该社社长姚维斗先生应约到上海签名售书,南京路新华书店一天之内即销售两千册以上。其后,该书被评为“第三届全国优秀畅销书”;国家出版总署将其列为全国新华书店常备图书目录。尽管如此,我与我的合作者们仍感到,对于元曲的研究与挖掘似还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,主要是对元曲大家与元曲名作的研究仍待进一步深入。河南文艺出版社关于编撰“元曲名家精品类编”丛书的策划意向,正好与我们的意愿不谋而合。

经过反复的论证,我们按照王骥《曲律》一书对“元曲四大家”的论析及本人作品的实际情况,除元散曲合集外,分别编写了关汉卿、马致远、王实甫、白朴四人的作品专卷。各卷的具体情况是:

《错勘贤愚枉做天》(关汉卿卷)。关汉卿是世人公认的元曲大家,他一生曾创作散曲六十余首,杂剧六十七部(现存十八部),比他几百年的英国大戏剧家莎士比亚所写的剧作多出一倍。他的散曲脍炙人口,杂剧冠绝当世。他的散曲作品或记叙爱情,或抒写襟怀;或表现离愁别恨,或描绘自然风光。时而悲歌慷慨,时而风流艳冶,写态传情,有“曲尽人情”的本色。他的杂剧,形式有悲剧、喜剧、悲喜剧、正剧;内容有社会剧、历史剧、公案剧、风情剧等。他用笔墨描绘出当时社会全面、广阔的人情世态,塑造出形形色色、应有尽有的人物形象。他是13世纪即我国元代“和人民最亲近的作家”(郑振铎语),千百位元曲艺术家的代表。上世纪50年代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“世界文化名人”,他的作品已成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。这一卷的编著者张厚余先生,是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,国内著名

的古典文学专家,书中收入了关汉卿六十多首散曲和十八部杂剧中的二十折,囊括了他全部的散曲和杂剧的精华,是国内第一部研究关汉卿作品的专著。在每一部作品的原作之后,编著者都有简明扼要、精辟独到的注释与点评,其资料搜集之详尽与观点之精湛都是前所未有的。

《困煞中原一布衣》(马致远卷)。马致远是元代早期最负盛名、自成一派的散曲大家。他所创作的散曲有一百三十一首(其中小令一百一十五首,套数十六首),另有残套七首,数量超过了关汉卿、白朴、王实甫、郑光祖所作散曲的总和。他的作品题材广泛,意境高远,风格豪放,形象鲜明,语言凝练,音韵和谐,被称为“曲状元”。他的小令[越调·天净沙]和套曲[双调·夜行船]《秋思》是其作品风格的典型代表,被誉为“秋思之祖”,是万中无一的曲中佳品。其在元散曲中的地位,有如李白、杜甫之于唐诗,苏轼、辛弃疾之于宋词。他一生创作杂剧十五种,现存七种,最负盛名的是历史悲剧《汉宫秋》。本卷的编著者李德身教授,是研究元曲方面的资深专家。2002年我们曾合作主编过一部《元曲名篇鉴赏辞典》(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)。而他对马致远情有独钟,前作似意犹未尽,由他担纲此卷正合其意。该卷除收入马致远全部散曲外,又收入其杂剧《汉宫秋》四折,《岳阳楼》、《黄粱梦》、《青衫泪》、《荐福碑》、《陈抟高卧》、《任风子》各一折。加上他精心进行的注释与点评,可以说,这是目前国内惟一的一部搜集最全、评注最详的马致远作品专集。

《愿有情人成眷属》(王实甫卷)。王实甫存世的散曲很少,但“风韵美,士林中等悲伏低”(贾仲明语)。其作品风格“如花间美人”,妍丽与本色兼有,文情并茂,绵密婉丽,旖旎多姿,光彩照人。他在原《莺莺传》、《董西厢》基础上创作的元杂剧《西厢记》,以“纵横烂漫,出入变化”的大手笔,将崔莺莺、张生的爱情故事,升华到出神入化的境地,展示了人性的彻底解放。它的出现,犹如异峰突

起,在我国古典戏曲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创作领域,矗起了一座高峰,赢得了“天下夺魁”的美誉,被评为“南北杂剧之冠”,是一部“超时空”的艺术佳作。本卷的编著者朱捷先生,早年曾在崔、张爱情故事发生地的河东、元杂剧发源地之一的平阳(今山西省晋南一带)生活过,在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执教多年。上世纪80年代末,我们二人曾合作编著过一部《西厢记鉴赏辞典》。其后十多年间他仍心难释怀,潜心对王季思、吴晓玲、张燕瑾等前人的注释本进行深入的研究,发现由于条件、时间和资料的局限,难免有一些尚待商榷之处,一直想再出一本新的评注本。这次的编著任务,正好遂了他的心愿。他对《西厢记》全本各折的注释与点评,有不少是与前人不同的真知灼见。本卷除《西厢记》外,还收入王实甫仅存的三首散曲和杂剧《破窑记》、《丽春堂》、《芙蓉亭》、《贩茶船》的各一折。它的出版,对王实甫的研究将是一个新的贡献。

《天边残照水边霞》(白朴卷)。白朴的散曲多写男女情爱、自然风光和隐逸生活。其风格兼沉雄、清丽之长;语言质朴自然,清爽秀美。今存小令三十六首,套数四首。他的杂剧成就亦高,所作共十六种,今存《梧桐雨》、《墙头马上》、《东墙记》三种,其《梧桐雨》最负盛名,与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、关汉卿的《窦娥冤》并称为元杂剧的“三大杰作”,谓之“千古绝品”。本卷除收入白朴的散曲四十首外,还收入《梧桐雨》四折,《墙头马上》四折,《东墙记》一折。本卷编著者孙安邦先生,是国内著名古典文献专家,曾掌控三晋古籍出版事业多年,对元散曲、元杂剧,尤其是白朴的研究更是其所长,曾发表关于白朴的专论多篇,在编选、评注中倾注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心血。应当说,这是目前国内惟一的、也是较好的一部白朴作品研究的专著。

《重冈已隔红尘断》(元散曲合集)。本卷共收入除关、马、王、白四大家之外的元作曲家的散曲作品四百余首,其中小令三百余首,套数二十余首,基本上反映了元散曲创作的全貌。书名用的是元好问的小令[黄钟·人月圆]《卜居外家东园》里的第一句曲词。其用意

有二：一是元好问乃第一变词为曲、开创曲作的作家。他的曲作不算多，今存十三首，均为由词变曲而来。如他的散曲[双调·骤雨打新荷]，即是将[小圣乐]词摘取后五句，改字谐律而成。正如清诗人李调元所说，元好问[小圣乐]本为词，“今入曲，易牌名：[骤雨打新荷]”（《雨村曲话》）。所以，我国曲学老前辈、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罗烈恆先生也说：“变宋词为散曲，始于遗山（元好问）。”（《元曲三百首笺注·叙说》）二是由于元代废除科举之后，文人失去晋身之阶，一部分屈就于民间，以关汉卿为代表，所作多以杂剧著名；另一部分则隐居山林，以元好问为代表，所作多以散曲名世。

本卷的编著者贺梅龙系元曲研究队伍中的后起之秀，先后毕业于太原工业大学、北京广播学院，曾执教于太原工业大学煤炭化工学院，现任天津某广告设计公司董事长兼设计总监。先后编注过《元曲三百首》（团结出版社出版）、《元曲精粹》（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）两种元散曲选本。业余时间仍在精心挖掘元曲资料，不断有所收获。收入本卷的散曲中有六十多首就是《全元散曲》所未曾收入的。这些成果或摘自其他的古籍版本，或来自某博物馆的收藏，或抄自元明时期的器物等，为元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。

写到这里，我想到上世纪评选出的千年全世界最有名的十句名言中的第一句：“我有一个梦。”原复旦大学校长、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的杨福家教授说得好：“全中国人，全世界的华人都有一个梦，让我们的五千年文明古国在世界上真正站起来，站得稳、站得直！”（2004年9月《在上海欧美同学会第一次论坛上的演讲》）但愿我们的研究能为中国的强大做一些微薄的贡献。我们相信，一个经济繁荣、文化发达、综合国力空前强大的中国，一定会崛起在世界的东方。

2004年10月于北京团结湖

前 言

(一)

白朴,原名恒,字仁甫,又字太素,号兰谷。祖籍隰州(今山西省河曲县),金亡后曾寓居真定(今河北省正定县)。金哀宗正大三年(1226)生于金都南京(今河南省开封)。其父白华,字文举,号寓斋,仕金官至枢密院判官,降宋为均州提督。白氏世为望族,父以诗名世,伯父贲中词赋科进士,叔父宝莹为诗僧。同时文人赵秉文、李冶、程钜夫、李俊民、刘祁、吴澄、邓文原、杨果等均与白华、白贲弟兄有交谊。金“一代文冠”元好问与白华为世交,正所谓“元白为中州世契,两家子弟,每举长庆故事,以诗文相往来”(王博文《天籁集序》)。

白朴生当金亡之际,六岁即遭遇乱离。金哀宗天兴元年(1232),汴京(开封)两次被围,岁暮,白华随哀宗出奔河北,又南返归德。翌年春,汴京留守崔立叛,引北兵入城,城被洗劫一空,人被“杀戮过半”,白朴生母张氏也被掠。失母之痛、掳掠之惨,使白朴终生难忘。幸亏城破时,元好问因与主将张柔系亲戚,才于四月携白朴姐弟北上,流寓聊城,寄居冠氏,长达四年之久。这四年间,“幼经丧乱,仓皇失母”的白朴,在元好问的抚育教导下,不仅患瘟疫得以痊愈,而且受到良好的教育,学业大进,为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正是《天籁集序》所说的“律赋为专门之学,而太素有能声,号后进之翘楚者。遗山每过之,必问为学次第,尝赠之诗曰:‘元白通家旧,诸郎汝独贤。’未几,生长见闻,学问博览。”

由于“生长兵间,流落窜逸”,白朴到二十二岁完婚,元好问还是从旁得知。家世与遭际,使朴终生有“满目山川之叹”(《天籁集

序》)。因而不事新朝，“洁身自守”，甘居“遗民”之列。二十四岁游燕京，“出入青楼，留连勾栏，结识书会才人，交往勾栏歌伎，创作杂剧”，“得青楼薄幸名”。

白华对白朴、白忱弟兄，着意培养教育，令“习进士业”。白朴在真定闭户攻读，初有元好问悉心教导，后又结识了许多剧作家、文士，有总角之交的侯克中，有朋友之谊的李文蔚、史樟（史天泽之子史九散仙），有弟妹至亲的卢挚（卢挚之妹是白朴弟白恪之媳），有同时文士胡祇适、主博文、王思廉、王恽、王利用及奥敦周卿等，相与交游，诗词唱和。

元世祖中统二年（1261），三十五岁的白朴，拒绝中书右丞相史天泽（与白家亦为世交）的举荐，放弃“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，及茂才异等，列名上闻，以听擢用”（《元史·世祖本纪》）之机，弃家南游大江南北，浪迹山水之间；直到晚年又有人推荐他从政，更是以“绝交”抗言。尽管金亡时他才七岁，谈不上什么“遗老遗少”，但却因世变家微，“念一身九患”、“百年孤愤”深怀魂磊，“流落无聊”、甘居草野，拒不入仕而“退保清节”。

白朴寄情山水十有五年。先由真定南下，羁留九江，四十三岁至怀州杨果处做客，知命之年重寓九江，西游洞庭。至元十五年（1278）春还九江，两年后到金陵，定居终身。过了一段“对诗书满架，子孙可教，琴尊一室，亲旧相欢”、“今日有酒今日醉”、“鱼鸟溪山尽往还”的优游生活。后游历江南，目击“兵余流血”、“生灵埋灭”，“委填沟壑，流离道路”（〔朝中措〕）的景象，使他的作品充满经受世变的愤激、消沉及沧桑沦亡之感。时世、家庭、环境促使白朴“绝意仕进，放浪形骸，纵情诗酒，玩世滑稽，闲适处世”，“从诸遗老放情山水间，日以诗酒优游，用示雅志，以忘天下”（《天籁集序》）。元成宗大德十年（1306）以后，未知所终。

(二)

白朴一生创作颇丰,戏剧曲词,卓然大家。其剧作,据《录鬼簿》著录,凡十五种。佚目有《唐明皇游月宫》、《汉高祖斩白蛇》、《秋江风月凤凰船》、《萧翼智赚兰亭记》、《薛琼琼月夜银筝怨》、《苏小小月夜钱塘梦》、《祝英台死嫁梁山伯》、《楚庄王夜宴绝缨会》、《阎师道赶江江》、《高祖归庄》、《崔护谒浆》。今存杂剧有《裴少俊墙头马上》、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》、《董秀英花月东墙记》,残剧有《韩翠颦御水流红叶》。还有《盛世新声》所录《李克用箭射双雕》残剧共十六种。

《墙头马上》敷演李千金与裴少俊的爱情故事。戏剧冲突尖锐,人物性格鲜明,主线贯穿始终,情节波澜起伏。剧作家善于写情,情感真挚自然,文辞质朴简洁,情景交融,雅俗共赏。无论宫调安排,还是音韵变化,既有节奏变化的韵律之美,又兼曲白相生的和谐之美,颇具“意匠惨淡之致”,是白朴的优秀代表剧作。

《梧桐雨》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悲剧故事。剧作家对李杨爱情既同情又讽喻,有肯定又批判。抒情写景,情景衬托;比拟生动,联想巧妙;展示出一个个动人的诗画境界。因为善于裁剪史事、布置情节,所以描摹勾勒,传神写态,生动感人。

《东墙记》突破元杂剧的传统格式,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性格。创五折一楔子,创多人唱、轮唱形式。虽有一些色情描写,但文辞尚清新俊丽,质朴自然,把叙事、写景、抒情及人物心理描写融于一炉,既有意境美,又富节奏感。《流红叶》描写禁闭深宫、痛苦忧愁而渴求自由的宫女形象,虽属残折难窥全豹,但人物的心理描写、神态刻画仍活灵活现、栩栩如生。《箭射双雕》是一部历史剧,借醉汉观剧写李克用一箭双雕降伏周德威事。一折残剧,尚描绘出一个威风凛凛的英雄形象。

通观白朴戏剧,《墙头马上》写“少年情韵”,“清隽明快,俊美警拔”;《梧桐雨》写“宫闱中事”,“词彩雅丽,而不失雄浑高华”;《流红叶》写“悲愁情怀”,“婉转凄清,悱恻工愁”;《射双雕》残折“以第三者口吻,模声拟态”,“生机勃勃,质朴可爱”。

白朴是文学世家出身的名士,以一个名位较高的文人,在元初就从事戏剧创作,不仅突破了传统的文学观念,而且以个人的实践,“为文人写剧导夫先路”,是难能可贵的,也是超凡脱俗的。元人周德清《中原音韵》在《自序》中就以关汉卿、白朴、马致远、郑德辉并列:“乐府之盛、之备、之难,莫如今时……其备,则自关、郑、白、马一新制作,韵共守自然之音,字能通天下之语,字畅语俊,韵促音调。”《录鬼簿》载贾仲明《吊马致远》词,以庾(吉甫)、白、关、马并称。明何良俊则称马、郑、关、白为元曲四大家。其他如贾仲明以关、白同列(《吊赵子祥》);凌廷堪论曲以白在王(实甫)上;《正音谱》以白作冠元曲之首,均不免“带有个人偏好,自为品第”之嫌。近人王国维《宋元戏曲考》谓:“元代曲家自明以来,称关、马、郑、白。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,宁称关、白、马、郑为妥也。关汉卿一空依傍,自铸伟词,而其言曲尽人情,字字本色,故当为元人第一。白仁甫、马东篱,高华雄浑,情深文明。郑德辉清丽芊绵,自成馨逸,均不失为第一流。其余曲家,均在四家范围内。”白朴戏曲独具特色,无愧为“四大家之亚”。

(三)

白朴的散曲,今存小令三十六首、套曲四首,共四十首。散见于《太平乐府》、《阳春白雪》诸选集。清初杨友敬收集,并附于《天籁集》后,名曰“摭遗”。《天籁集》收其词一百零五首,及所附散曲,抒发故园之思,饱含沧桑之感,是白朴坎坷一生的真实写照、真情流露。构思巧妙,想像奇特,艺术技巧高超。如元王子勉所云:“白

词辞语道丽，情寄高远，音节协和，轻重稳惬，凡当歌对酒，感事兴怀，皆自肺腑流出。”（《天籁集序》）郑振铎赞其散曲“俊逸有神，小令尤为清隽”（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）。其词曲咏物抒怀，直抒胸臆，“品格高标，胜人一筹”，不仅“清新自然”，而又“清丽俊美”，比之于马致远、张可久，毫无逊色。堪称“如鹏抟九霄”（《太和正音谱》）。

贾仲明挽词云：“峨冠博带太常卿，娇马轻衫馆阁情，拈花摘叶风诗性。得青梅，薄幸名，洗襟怀，剪雪裁冰。闲中趣，物外景，兰谷先生。”白朴处世为人，其一生风貌可见一斑！

总之，白朴一生致力于杂剧、散曲创作，无论何种题材，都体现了其理想和愿望，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。在艺术手法上，塑造人物、安排情节、描写心理的技巧，清新自然、俊丽优美、富于文采的辞语，如周德清、王世贞所云：命意造语，有爽有奇，流宕疏朗，别具风趣。尤其是以诗文入曲，于绮丽中含朴质，清新中蕴豪放的风格，使他的作品能被之管弦、登台演唱，既增添了绚丽的文学色彩，又盛演不衰，传播久远，“成为继承金代文学传统，开元杂戏文采派先河的人物”（李修生《元杂剧史》），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学史、中国戏剧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安娜 蓓蕾